

安置房 两年未“安置”

非法转包、监管缺位,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钵池山小区折射建设乱象

房子拆了三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村民唐卫兵至今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虽然已经拿到了安置房的钥匙,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2009年11月他就该拿到房子,但这一晃就过去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老父过世,孙子降生,而唐卫兵,没有一天不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

不过,相比那100多户还没拿到钥匙的村民来说,这样的煎熬已属“幸运”。他们何时才能拿到房子,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分包商与总承包商的官司正打得不歇火。据记者调查,淮安市钵池山安置小区四期工程的31幢安置房被总承包商全部转包了出去。14幢已经交付,9幢正在查验,还有8幢因为工程款纠纷,分包商拒绝交付。

安置房为何令人不安?非法转包、监管缺位,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钵池山小区折射出安置房建设乱象。



虽已封顶,但门窗尚未安装

房子拆迁三年 如今还在租房

9月1日,天热异常。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小区的一处民房内,50岁的唐卫兵焦躁不安。“何时能够入住新房?”自从房子被拆除的那天起,焦虑就一直盘桓在唐卫兵的心中。唐卫兵是原钵池山乡吕庄村一组的村民。2008年6月27日,因为建设需要,他和其他村民一道,房子被拆迁。按照约定,2009年11月份他就该住进安置房,可是这么一等,已经过去了快两年。

村民们选择的安置方式都是以面积换面积。唐家被拆掉的房子面积大概300平方米,他可以拿到3套房子。“我选择的是D7号楼1单元201、204、205室3个房间。”汕头小区,虽然名为“小区”,实际上却是一排排的二层民房。唐卫兵租住的房子,一楼有两间房。唐卫兵夫妻俩住一间;儿子儿媳和刚出生的孩子住另外一间,楼上居住的是房东。刚搬到这里过渡的时候,唐卫兵的父亲还健在。“地方实在是紧张,没办法,我们夫妻俩就住在二楼的天井处。”2010年正月,老父去世。按照淮安当地的习俗,老人去世后,适龄的后辈100天之内若不结婚,就得等到三年后。

本该早就住上安置房的唐家只得给儿子办了喜事。“儿子结婚后,后来儿媳怀孕生了。这边的习俗忌讳将孩子生在别人家里,并且不满月不能回。只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住。”

记者想看当年拆迁安置的合同,唐卫兵说,也没什么合同,就是口头约定:2009年11月份可以拿到钥匙。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唐卫兵有点急了。开始四处打听情况,但对方都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失去耐心的唐卫兵,还会到未来的新居看看。汕头小区就在钵池山小区的东面,走路的话,也就几分钟的距离。但是每次去,都看不到什么新动静。“2009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封顶,门窗还没有装。前不久去看,还是和当时差不多。”唐卫兵说,推

柒调查



只剩扫尾工程的安置房已被法院实施保全,村民们只能“望房兴叹”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邢志刚

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但也没人出面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2008年拆迁后,当年的拆迁过渡费是每平方米4元;2009年标准是8元,2010年是12元,2011年是16元。每半年能够拿到一次过渡费,都是乡里办好给村里,最后下达到村民小组,拿的是支票。”“说是这几年过渡费的标准逐年有所提高,但大家至今拿到的还是每平方米4元。乡里的解释是,等拿到钥匙后,统一按照确定的标准,一次性补齐所有年度过渡费的差价。”

今年8月16日,唐卫兵终于拿到了钥匙,但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临死都没能住进新房。

同样是钵池山乡吕庄村村民,姚万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8年6月25日,姚家9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迁。姚万斌选择的是安置小区D14号楼2单元204房间,面积为101平方米。他表示,当年约定2009年年底就能拿到新房钥匙。“前几天去看,房子门窗都还没有装,四下都被围堵起来了,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地方实在是紧张,没办法,我们夫妻俩就住在二楼的天井处。”

2010年正月,老父去世。按照淮安当地的习俗,老人去世后,适龄的后辈100天之内若不结婚,就得等到三年后。

本该早就住上安置房的唐家只得给儿子办了喜事。“儿子结婚后,后来儿媳怀孕生了。这边的习俗忌讳将孩子生在别人家里,并且不满月不能回。只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住。”

记者想看当年拆迁安置的合同,唐卫兵说,也没什么合同,就是口头约定:2009年11月份可以拿到钥匙。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唐卫兵有点急了。开始四处打听情况,但对方都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失去耐心的唐卫兵,还会到未来的新居看看。汕头小区就在钵池山小区的东面,走路的话,也就几分钟的距离。但是每次去,都看不到什么新动静。“2009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封顶,门窗还没有装。前不久去看,还是和当时差不多。”唐卫兵说,推

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但也没人出面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2008年拆迁后,当年的拆迁过渡费是每平方米4元;2009年标准是8元,2010年是12元,2011年是16元。每半年能够拿到一次过渡费,都是乡里办好给村里,最后下达到村民小组,拿的是支票。”“说是这几年过渡费的标准逐年有所提高,但大家至今拿到的还是每平方米4元。乡里的解释是,等拿到钥匙后,统一按照确定的标准,一次性补齐所有年度过渡费的差价。”

今年8月16日,唐卫兵终于拿到了钥匙,但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临死都没能住进新房。

同样是钵池山乡吕庄村村民,姚万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8年6月25日,姚家9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迁。姚万斌选择的是安置小区D14号楼2单元204房间,面积为101平方米。他表示,当年约定2009年年底就能拿到新房钥匙。“前几天去看,房子门窗都还没有装,四下都被围堵起来了,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

“地方实在是紧张,没办法,我们夫妻俩就住在二楼的天井处。”2010年正月,老父去世。按照淮安当地的习俗,老人去世后,适龄的后辈100天之内若不结婚,就得等到三年后。

本该早就住上安置房的唐家只得给儿子办了喜事。“儿子结婚后,后来儿媳怀孕生了。这边的习俗忌讳将孩子生在别人家里,并且不满月不能回。只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住。”

记者想看当年拆迁安置的合同,唐卫兵说,也没什么合同,就是口头约定:2009年11月份可以拿到钥匙。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唐卫兵有点急了。开始四处打听情况,但对方都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失去耐心的唐卫兵,还会到未来的新居看看。汕头小区就在钵池山小区的东面,走路的话,也就几分钟的距离。但是每次去,都看不到什么新动静。“2009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封顶,门窗还没有装。前不久去看,还是和当时差不多。”唐卫兵说,推

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但也没人出面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2008年拆迁后,当年的拆迁过渡费是每平方米4元;2009年标准是8元,2010年是12元,2011年是16元。每半年能够拿到一次过渡费,都是乡里办好给村里,最后下达到村民小组,拿的是支票。”“说是这几年过渡费的标准逐年有所提高,但大家至今拿到的还是每平方米4元。乡里的解释是,等拿到钥匙后,统一按照确定的标准,一次性补齐所有年度过渡费的差价。”

“进入现场施工后,宏达公司的款项一直不能到位。”赵来成称,无奈之下,他以4分的利息借了高利贷来解决工人的工资。“资金投入后,无法脱身了,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

朱宗慧称,他也有类似的遭遇。多次找项目部要钱,但未有结果。

事实上,这个时候,因为合同纠纷引发的矛盾开始加剧和升级,波及到了工地上的建筑工人。2009年8月20日,不少工人由于拿不到工资,情绪开始出现了波动。

8月22日,工人们堵了翔宇大道,并闹到了市政府。

据有关资料显示,该区域工程住宅面积为15696平方米,张说,当时协议签订后,他立即组织人员施工,但是期间闹得很不愉快,自己兄弟俩被套了进去。

张声称,目前宏达公司还拖欠自己工程款。“房子其实早就可以交付使用的,但是后期扫尾工程因为资金结算问题,无奈被搁浅了下来。宏达公司拖欠我的工程款,我不可能把钥匙交出去。在这几幢楼的建设当中,相当一部分资金都是自己垫的,房子交付后,工程款要不来怎么办?”

朱宗慧也是4期工程的分包商之一。一份2009年2月9日他和项目部签订的联合施工协议书显示,朱宗慧承包的是E区段18、19号楼。工期为232天。合同价款时每平方米是730元。

赵来成也是一名分包商。据他介绍,2009年年初,宏达公司委托张亦明、徐向阳、朱其超三人负责钵池山安置小区项目部。“我后来和朱其超签订了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价格为每平方米730元,另外每平方米设立的监督奖励是20元。如果工程质量好,对方按照每平方米20元的价格将这部分款项予以返回。”

当时,市场上的建筑材料、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测算下来,基本上还能赚点钱。“3月份谈的,4月份签订协议后进场。我承包的是D12、D14幢。房子一共6层,另加一层地下室。”赵来成说。姚万斌的安置房正位于他分包的D14幢。

从那个时候起,朱宗慧开始雇人看守工地,一方面防止有人偷东西,另外一方面防止宏达公司的人进入。

经过协调,2010年3月份,朱宗慧承包的2幢房子封顶。但是此后几乎没有进展。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柒调查

快报追问

工程非法转包 监管部门为何坐视不管

开发区建设房管局官员:“开会”“没时间受访”、不接电话

周平是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房局局长。9月2日上午,记者向其了解钵池山安置小区的问题。周平称,目前正在解决。随后,他安排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去找朱菊芳副局长。

据了解,朱菊芳是该局副局长,也是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派驻钵池山安置小区4期工地的工程师。但当天上午记者并未见到朱菊芳本人。

一位工作人员说,目前4期31幢安置房中,14幢已经交付,9幢正在查验,还有8幢因为施工合同纠纷在打官司。

她称,目前8幢房子还没有拿到钥匙的安置户大概有100多户。“工程施工单位肯定是通过招投标确定的,当时还在报纸上进行了公示。”

在和记者交流的过程中,该工作人员两次离开办公室。后来她称要去开会,而且她对这个工程了解有限。

无奈之下,记者再次来到了周平的办公室。周平对记者称,关于安置房的问题,你去现场看看吧。当记者表示已经看过现场,有几个问题想向其了解时,周称,“没有时间接受采访,我要开会。”随后便把记者推出了他的办公室,并关闭了办公室的门。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我国《建筑法》更是作出了明令禁止转包的规定,第二十八

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但是,在钵池山安置小区4期工程中,明显存在工程转包的情况。法院亦认为此举违法。

从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宏达公司对此的解释是不知道此法律规定。作为甲方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派驻4期工地的工程师,同时还是建设房管局的副局长的朱菊芳对此情况难道也不知道吗?

有拆迁户表示,如果监管部门早点发现这种违法情况并予以制止的话,拆迁户早已拿到安置房的钥匙了。

9月2日上午,记者多次致电朱菊芳,前几次对方没有接电话。最后接通后,电话中一名男子问明记者身份后,称他不是朱菊芳,朱副局长在开会。9月3日下午,记者再次致电朱菊芳副局长,但是对方还是没有接听电话。

在调查中,有知情人士反映,由于工程合同纠纷,导致拆迁户无法入住新房,开发区管委会每月要拿出安置过渡费达120多万元,近两年的时间已经支付过渡费2000多万元。这钱从哪里来?9月3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淮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毅的电话,试图求证安置过渡费的数额和来源以及一些安置户迟迟不能入住安置房如何处理的情况,但周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随后,记者发去短信,但是发稿前对方还是没有回复。

周平称,目前正在解决。随后,他安排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去找朱菊芳副局长。

据了解,朱菊芳是该局副局长,也是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派驻钵池山安置小区4期工地的工程师。但当天上午记者并未见到朱菊芳本人。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9月11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看到,E区段18、19号楼的门窗依然没装,还剩一些后续的扫尾工程。“他们不给钱,我不能交钥匙。一旦交了钥匙,我到哪里去要自己的工程款?”朱宗慧说。赵来成、张伯山兄弟等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律师观点

问题出在监管不力

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刘茂通律师向记者表示,钵池山安置小区4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工程款分包,官司不断,造成安置房不能按时交付的局面,最主要的责任在于有关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对非法分包坐视不管。

另外,建设单位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明显存在设置门槛太低,审查不严的问题。尽管可能履行了招投标的程序,但从后来的情

况来看,显然存在对总承包人审查不准确的情况。

宏达公司的法律顾问卢伯和律师说,最后8幢安置房目前不能交付的情况,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朱宗慧等人表示,如果不能结清工程款,他们是不会退出施工现场的,如此看来,姚万斌等拆迁户要早点住上安置房,势必还将面临一些曲折。何时能够拿到钥匙,目前还是个未知数。